

風間部五郎

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：

心的處境即便是痛苦，也可以在痛苦中看見美麗。

一位出版界前輩告訴我，有個「臺中港會」聚會的人幾乎都是灣生，他們多是就讀過「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」的學生，二〇〇三年的聚會即將在臺中舉辦。為了尋找管家爺爺竹下健志的身世，我決定去碰碰運氣。

其實讓我狐疑的不是在「臺中」聚會，而是為什麼是「二中」，而不是「一中」？在日治時期，每個州廳的第一中學應該都是日本人就讀的，怎麼會是第二中學呢？

原來一九一五年中部士紳林烈堂、林熊徵、林獻堂、辜顯榮、蔡蓮舫等人有感於日本殖民教育對臺人之不公，於是集結眾人創辦「臺中中學校」（十三歲入學，四年制），教育當時中部的優秀學子。其後，一九二二年臺灣總督田健治郎頒布「新臺灣教育令」，

於臺中市南門仔（現今臺中高農校址）創立「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」，這所專供日人就讀的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（臺中二中前身），與臺北中學（今建國中學）和臺南中學（今臺南二中），都是總督府頒布開辦五年學制（十三歲入學，五年制）下的學校。原本臺灣總督府欲將臺中一中與臺中二中兩校校名對調，但在臺中一中校長小豆澤英男堅持之下，該校得以維持沿用「一中」名號，為當時全臺唯一掛名「一中」卻是收臺籍子弟的學校。

這是我在尋找灣生中的另一個禮物，徹底將我對當時日治學制的刻板印象全打散了。而這個聚會，也讓我遇上了另外一位有故事的灣生，他是風間部五郎先生。

「我是花蓮港灣生，家住花崗山，但並不認識竹下健志。竹下健志若是吉野村人，或許妳可以到日本福岡參加一個『吉野村會』的聚會，聽說這個聚會有許多人都能說臺語，每年四月或五月於福岡舉行。」這位風間先生這麼告訴我。

身處在攝氏三十七度的臺中，我已無再待在聚會裡的理由，況且我真的是不善交際，不知該如何跟陌生人繼續天南地北的聊下去。就在正打算離開之際，風間先生帶著另一

位灣生把我叫住了，他們給了我一個電話，一個臺灣人名，說這位黃老先生每年都會去「吉野村會」聚會，或許可以從他那兒找到消息。

這是一個新的契機，可是並不好玩，灣生之路總是將我置於「希望」與「失望」的茫然中徘徊著。

離開前，風間先生告訴我說：「我不是臺中二中的學生，我是花蓮中學的，來這裡是想請好朋友幫我打聽看看有沒有巴奈小姐的消息，妳可以幫我找到她嗎？」

風間先生每年都會回臺灣尋找巴奈小姐，只要哪裡有機會他都願意去尋找。

風間部五郎先生是除了親人以外，我接受的第一位灣生的請託，他要找一位當時來不及到花蓮港赴約的阿美族女孩——巴奈。

一九四六年四月，當時風間先生才十七歲，再兩個月就要被遣送回日本了，他的初戀情人巴奈小姐，是住在吉野村南園（今吉安鄉南華村）聚落的阿美族人，每天不辭辛苦的走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只為到市區見風間先生，他們的戀情從一九四六年便開始與時間賽跑。

「引揚的日子終於到來，由於回日的人實在太多，事先根本不知道自己會被安排在哪條船上。那日一大清早，我們就要出發到花蓮港，可是巴奈小姐一直沒出現，我的心被懸在半空中，沒一刻好過。一路上我頻頻回頭，突然間聽見有女孩叫著：『風間先生——風間先生——』，回頭一看是叫著一位爺爺的。當時臺灣人、客家人與原住民只能送別到花蓮港外，因此很多送行者都在碼頭外唱著〈螢之光〉這首日本軍歌為我們送別，我的妹妹聽見外邊有女孩高聲叫著：『風間先生——風間部五郎——我等你回來……』我相信妹妹說的話，我也相信她是在碼頭外的！」風間先生一邊說、思緒一邊回到了從前。

「為什麼巴奈小姐會說我等你回來……。」我問風間先生。

「當時不論被引揚的人、還是送別的人都以為只是暫時被遣返，有一天會再回來，因為我們身上都還留著當時財產被沒收的領受書（收據），等待日後再回來領；而且在臺灣的朋友也認為我們只是暫時回去，總有一天一定會再見面的。」風間先生回答。

「倘若花蓮港外是最後的分離，現在已過六十年，風間先生還要繼續找尋下去嗎？」我這麼問著。

「會的，直到我無能為力為止！我想確定分開後的她好不好？」風間先生感嘆的說。



◆ 阿美族女孩——巴奈年輕時的照片。(圖片提供/田中實加)



◆ 東京神田祭近百台的神轎聚集神田神社，十分壯觀。(圖片提供/田中實加)



◆ 神田祭以單數年份舉辦的活動較為盛大。(圖片提供/田中實加)



◆ 東京神田祭是日本三大祭典之一，參觀人潮眾多。(圖片提供/田中實加)



◆ 東京神田祭最熱鬧的活動就是抬神轎繞行東京市區。(圖片提供/田中實加)

其實這段時間我一直沒有巴奈小姐的消息，直到二〇〇六年五月因為自己的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日語學習書，於是我前去日本神社與寺廟拍照、順便探望幾位灣生，當時風間先生正好也住在東京，於是便邀了風間先生一起到千代田區參加神田祭*，而這個因緣巧合正如一位日本真宗大師告訴我的：「倘若有緣，再難亦重逢。」

「實加，那一位女性導遊的聲音好熟悉。」在東京神田祭現場風間先生拍著我的背說。
「我去跟她打招呼。」我興奮地回答著。

「不好，太沒禮貌了。」風間先生阻止著我。

我不理會風間先生的阻止向前叫住那位女性導遊。這位女士轉了身，他們的眼光彼此凝住了，那瞬間再已無視旁人的存在，我剎時成了隱形人，他們兩人的眼中看不見我。

「是的，就是她！」風間先生大叫了出來。

這位巴奈小姐自高中畢業後，拚命工作三年存了些錢，便隻身一人從花蓮跑到東京尋找風間先生，可是沒多久便用盡盤纏，所幸被一位帶著兩個小孩的日本東京機車行老闆給收留。不久之後這位老闆生病離開了，她靠著當導遊所賺取的錢把兩個小孩扶養長大，後來日子輕鬆好過了，她想，繼續當導遊接觸的人多，或許能有機會遇上心中那個一直在等待的人。

歷經六十年的尋找與等待，一直被時間和空間所隔離的兩個初戀情人終於得以相聚，他們不願意再錯過，決定攜手終老。可是老天爺卻跟他們開了一個大玩笑。在聚首的第三個月，巴奈小姐被醫生宣布已是肺癌末期，巴奈小姐央求風間先生將她的骨灰帶回故里，風間先生說：「我們現在就回家！」

二〇〇七年三月，巴奈小姐不捨地離開了。

「請不要悲傷，在我尋找你的人生最後，還能擁有這十個月相守的幸福，早已超越我六十載的等待，所以親愛的部五郎先生，一定要為我這幸福的十個月好好地活下去……。」巴奈小姐告訴風間先生。

二〇〇七年五月，風間先生回到東京，之後住進了養老院。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院方通知家屬，風間先生心臟衰竭辭世。這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，就此畫下句點。

* 東京神田祭是日本三大祭典之一（包括京都的祇園祭、大阪的天神祭、東京的神田祭），活動為期六天，時間約在每年五月十五日左右，主要的大祭典活動在單數年份舉辦，雙數年份的活動則規模較小；這是江戶時代的將軍避免節慶活動過於鋪張所制訂的規定。

單數年份一定要看的是星期六的遊行隊伍，其間有神轎、花車、坐在馬上的神官，熱鬧鬧鬧穿過東京都中心區。星期日，則有各町大大小小近百臺神轎聚集到神田神社的活動，場面十分盛大。